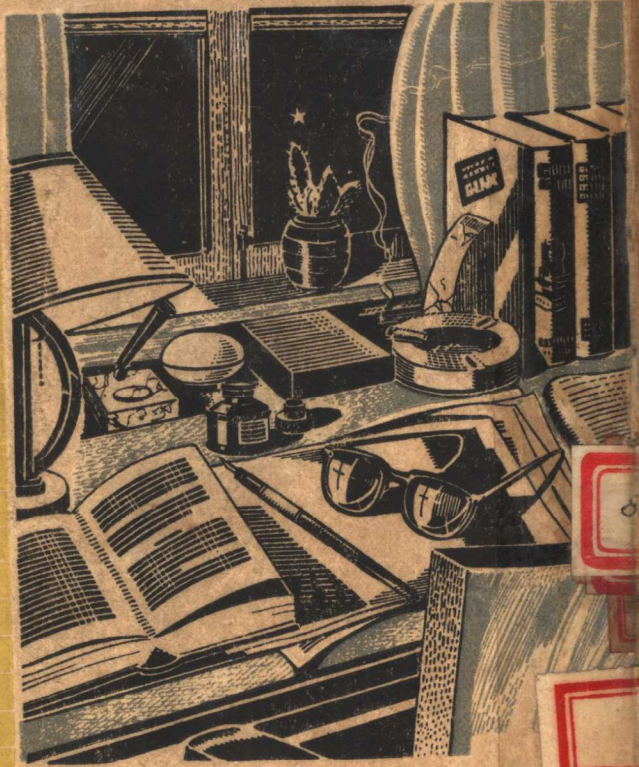


叢文家作代現

集文林梅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

274727

62點

集 文 林 梅

集二十第叢文家作代現



行印店書明春海上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

版權
花

現代作家文叢第十二集

梅林文集

初版一——一〇〇〇册
定價國幣

著者 梅林

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

主輯者 梅林

發行者 春明書店代表人 陳冠英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
春明書店有限公司
分店 長沙南陽街中市

特約發行

南京 狀元境聚珍書局
廣州 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

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

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。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。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，恐怕混同，要求改為今名。考慮結果，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就決定下來了。

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，損害了作家的版權，影響了作家的版稅。其次，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，不得作家同意，隨意竊編，隨意闡割，而封面的庸俗，印刷的惡劣，尤其餘事。但偏偏以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選」欺騙讀者。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，爲保障作家權益，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，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，同時代表作家版權，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。

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，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，有其歷史的原因。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。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，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，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了。自然，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，但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，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。

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，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，應該親密地合作。因此，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。

前記

第一輯和第二輯是未曾收入專集過的散文，憶念，感想，隨筆之類的文字；第三輯則是採自嬰，瘋狂，奮英，三個短篇的小說。

在這冊文集裏的全部作品，讀者也許多少地可以看出，一個從事精神勞動的文藝工作者在抗日戰爭期間，有着怎樣的「愛」和「憎」，或從而多少地看到浮沉在抗戰急流中的一些小人物的面貌罷。

對於自己的作品，我不能說更多餘的贅話。僅只有以上幾句。是為「前記」。

梅林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記於上海

目次

前記

• 第一輯 •

故鄉	二
不安	五
白髮	七
遙念	九
散步	二二
文豪	二四
人物	二七
告別	一九
這樣美的	二二

第二輯

憶蕭紅.....二六
「鑿山歌」的境界和品格.....三七
寒窗隨筆.....四四

• 第三輯 •

瘋狂.....五四
奇遇.....八五
地下火.....一一〇
三對夫婦.....一二八
陳可爲.....一四七
取締.....一六四

第
一
輯

故鄉

昨夜我夢見我回到了故鄉，但故鄉的面目我已經認不出來。

沿梅河的竹林，那纏繞着我的童年的夢的秀綠竹林，連根剷平；而村內平廣的稻田中間蜿蜒着一條蟒蛇樣的黃泥路，而且豎着木桿，貫連着電線。

全村雞犬不聞，聞無人聲。

「這是我的故鄉麼？」

我自語着，急速奔向我的家。

我的家——五代以前祖宗遺留下來的，磚砌的，堅固的三進院落，坍塌成爲廢墟，而且彷彿是經過火燒不久的；因爲粗長的棟樑焦黑如炭。

「這是我的家麼？」

我迴目四望，疑心這不是我的家；然而這又的確是我的家，那院心的一株枝幹半焦的木蘭樹，猶從磚堆隙挺出一枝碧葉。它的位置並沒有變動。

突然——那好像猛來的歡呼，我的背後發出幾聲犬吠。我旋轉身，一隻瘦弱的老黑狗撲上我的胸脯。牠舐着我的衣裳，我的手，歡悅地嘍嘍呻吟着。

「啊，是你麼，阿放麼？」

牠搖動尾巴，呻吟着，舐着我的手。

「老太太呢？阿敖，二小姐呢？」

阿敖只顧噙噙地呻吟，舐着我的手。

「你說呀，阿敖！老太太呢？二小姐呢？」

我頓着腳，掃開牠攀在我胸脯上的腿，忘記牠是狗，不會說話。

但阿敖似乎懂得我的意思，側着猶是興奮的頭兒，用潤溼的老眼凝視着我；於是伏在地下吠着，回轉身走向村後的山路。

我跟隨牠，走了許多似乎又熟悉又生疏的偏僻山路，而後在深山（似乎是銀峯山）裏的一簇農家的門前停留下來。

在門前的石級邊，坐着一個老年的婦人，我認得出是我的母親。

我奔向她：「娘！低下頭：「娘！」

她顫巍巍的站起來，貧血的一雙手懸空摸索着。原來她已瞎了眼睛。

「喊娘的是誰？」

「阿芝呢。」我將兩手交給她：「阿芝回來了呢。」

「阿芝？」她摸着我的全身，於是從瞎眼裏湧出淚珠：「怎麼現在才回來？一走就八年！」

她哽咽着，用手捏去哀傷的鼻涕。

我流下了八年不曾流過的眼淚，「世界不好呀，娘。我不是有信麼？」

「信中什麼用？我要看你的人呀。」她埋怨着，繼續摸着我的全身：「現在我瞎了眼睛，看不見……」

她哭出聲來。孩氣地試瞎眼邊的淚水。

阿放在我腳下擦來擦去，低低呻吟，好像在哭。我渾身如同針刺，祇得將話岔開：

「蘭妹呢？」

宛如受了雷震，娘踉蹌一下，幾乎跌倒。我扶她坐在石階上。久久她從牙齒縫裏迸出：

「蘭兒死了！」

「蘭妹死了！」我叫：「怎麼死的呀！」

娘磨動牙床，恨恨地：

「日本鬼子呀，日本鬼子從潮州打來，侮辱了她，她跳河……」

從娘的憤恨裏，我知道了我的磚砌的堅固老屋爲什麼燬塌；娘爲什麼孤苦地避住在這深山裏的親戚農家，喝着兩碗稀粥的經過；而這些悲痛憤恨的日子使娘瞎去了眼睛。

「你這不肖的！」娘忽然將憤恨擲向我：「現在才回來！現在才回來！」

然而她卻顫抖着雙手撫摸着我的全身，瞎眼裏滾滾湧出淚水：

「比以前長大了，大人了，要替蘭兒報仇……」

我大聲喊：

「我一定替蘭妹報仇！」

我投向娘的懷抱，但我感覺到如同投向深谷。

醒來我的眼溼着，看向窗外，冷月斜掛在寒天。

一九四〇，冬，渝。

不 安

朋友M君走來對我反復的訴說：

爲什麼近來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？

在朋友的歡樂聚談中，我感到惶惑；

在自己獨坐時，我如像沉落在夢魘中；

不是寂寞，不是悽愴，只是不安。

難道我在過着「非人的生活」麼？

我可以在絕對不吸一根一角半錢的劣等紙煙的禁律下，以腦汁以勞力換每天兩頓續米飯。

難道爲了孩子的出生，在感覺着責任的重大麼？

我知道「天無絕人之路」的豁達觀是貧困時候的一種安貧治療法。

辯道人們在對我滿嘴不帶感情的乾笑，或者小丑在鬼鬼祟祟的中傷我麼？

很簡單，那大可以看作一種滑稽的人間相，而付之一笑。

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？

國族前途的必然光明的信念並未動搖，我堅信燦爛的新中國就在明天。

而在和東洋軍閥艱苦戰鬥的今日，我並未放棄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崗位。

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？

是爲了不幸而爲「知識份子」在墜人自我煩擾的陷阱中麼？

我不也只是僅僅懂得二三千個方塊字和二六個A B C D的「略識之無」的人？
呵，你告訴我，芝，我將怎樣自處？

我告訴他：

「你去死罷。」

M|君着驚的一跳：

「你對我鼓吹自殺主義麼？我還知道自殺是弱者而我剛正二十七歲的青年！
我掉頭走開了。」

一九四〇春，繪。

白髮

在糜爛的，煩囂的，歡笑的馬路旁邊，我遇見了老朋友李君。

我們在青島時就認識了的。我明白他的性情：爽朗，達觀，整潔，負責任。

他在一個交通機關的電報局服務，武漢撤退，他留在漢口法租界，同伙伴們提着小發報機，以一月三搬家的奇巧戰術，躲過敵偽羅網，替祖國服務。

去年五月間重慶第一次被炸後，他從漢口冒險來渝，丟盡所有，只帶了一條生命。我們相見時，他照舊爽朗，達觀，整潔，一如往昔。

而今天相見，使我吃驚，他的頭髮已白了一半！爽朗雖在，唇邊保留一二分，達觀已從他的蹙着的眉頭逝去。我們站在糜爛的，煩囂的，歡笑的馬路旁邊，說着各人的生活。

他攢着眉頭說：

「我每月拿八十元，戰前的薪水。面子事，太太介紹進局子，拿四十元，吃軍米，兩個人，湊付事。可是，你說，抗戰什麼時候能勝利？」

「今年吧？黨國要人說，今年是勝利年的。」

「你一個月拿多少？」

「不如你。」

「但你好寫文章哩。」

「文章寫不出。」

他的眉頭更加攢蹙起來，而我看著他的兩鬢的白髮。

一種衝動，使我陡然拍著他的肩膀，彷彿未經過大腦思索似的，對他喊：

「可是，朋友！忍耐呀！」

他像從夢中跳起來：

「那當然，那當然，嘿……」

他笑着，一面走開，一面回頭，揚手。

我看着他白髮，一縷辛楚從心底升起……

一九四〇，秋月，渝。

遙念

一

案頭兩枝插在赭色豆瓣罐裏的臘梅凋謝了。

是歲暮的日子，懷念舊友的日子。

翻開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：

傍晚，成兄背了兩個包袱走來，他底多鬚鬚的臉孔，給江風吹得通紅。

他是從北碚漂烏篷船來的。

S用一種風趣的語調對他說：

「淒風苦雨，漂烏篷船順流而下，恐怕吟詩不少罷？」

「心情不佳，心情不佳……」

成兄笑嘻嘻的說。他驕着S的新括過底光滑的臉部，案頭的臘梅，牆上的畫片，假意稱讚道：

「到底青年理論家，漂亮得很！」

山在一邊靜靜地說：

「新型紳士嘛。」

成兄爆發出愉快的大笑聲：

「新鮮得很！新型紳士，好新鮮的名詞嚇嚇……」
接着又說：

「城裏到底不同，有新鮮名詞創造，比如，新型紳士。鄉下就不然，油鹽柴米，整天發愁。嚇嚇……城裏有趣。」
適可而止，大家平靜下來。成兄在準備「小說中的人物描寫」要點，S低下頭繼續寫報告文學集子「戰鬥底圖繪」的序文。山讀着一篇小說原稿。

窗外下着冷雨，風鳴咽着；但房裏的空氣是溫暖的，穆靜的。

二

現在又是歲暮了，臘梅重開，又凋謝了。
而昨天，傳來可怕的消息：成兄死難了。

這是真的麼？我能相信麼？我不願意相信！

然而，熱情底愛國主義者的氣節是可想像的：

當殺人犯倭寇，在黑夜，從天空，從海上，突向海島轟擊，封鎖，登陸，惡毒底奴辱魔手即伸到眼前的那個時候……

成兄就在這樣的場合死難了麼？我不能相信麼？啊啊，我又能真的相信這悲壯的不幸麼？

從八日起，我們就各方奔走，發電到香港桂林；然而，沒有消息。

現在，傳來成兄死難惡耗了！

這是真的麼？真的麼？我們能相信麼？

我們焦急，我們哀痛！